



森林报

秋

维·比安基著
王 汶 译

森林报

秋



少年儿童出版社

Виталий Бианки
ЛЕСНАЯ ГАЗЕТА
На Каждый Год
Детгиз 1958

森 林 报 (秋)

维·比安基著

王 汶 译

伏·库尔多夫 绘图

陆 震 伟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156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01,000

1962 年 2 月第 1 版 198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0

统一书号: R 13024·135 定价: (科二) 0.43 元

目 录

7. 候岛离乡月(秋季第一月).....	1
一年,——分作十二个月的太阳诗篇.....	2
森林里拍来的第一个电报.....	3
别离歌——摘自少年自然科学家的日记: 玻璃般的 早晨	
林中大事记.....	8
游泳旅行——林中大汉的战斗——最后一批浆果 ——各路齐飞——它们在等待帮手——秋天的蘑菇	
森林里拍来的第二个电报.....	13
城市新闻.....	14
野蛮的袭击——黑夜里的骚扰	
森林里拍来的第三个电报.....	16
山鼠——把蘑菇都忘了——喜鹊——躲的躲, 藏的 藏——候鸟飞往越冬地去了——什么鸟往哪儿飞 ——从西往东——铝环Φ-197357号的简史——从 东往西——向北, 向北——飞向长夜漫漫的地区 ——候鸟搬家的谜	
林中大战(续完).....	26

和平树	
集体农庄生活	29
峡谷的征服者——采集种子——我们的主意	
集体农庄新闻	32
精选母鸡——乔迁之喜——星期日——“把小偷关在瓶子里”	
打猎	35
受了骗的琴鸡——好奇的雁——六条腿的马——应战——猎兔开禁了	
东南西北	49
打靶场：第七次竞赛	59
广告：“神眼”称号竞赛	61
8. 足储粮食月(秋季第二月)	63
一年，——分作十二个月的太阳诗篇	64
准备过冬	65
过冬的小伙子——来得及准备过冬的植物——储藏蔬菜——松鼠的晒台——活的储藏室——自己就是储藏室	
林中大事记	71
贼偷贼——夏天又来了吗——青蛙受惊——红胸小鸟——捉住一只松鼠——我的小鸭——星鸦的谜——恐惧——“女妖的笄帚”——活的纪念碑——候鸟飞往越冬地去了——其他原因——一只小杜鹃的	

简史——揭穿了好几个谜，但秘密还是秘密——给 风打分数	
集体农庄生活·····	88
集体农庄新闻·····	89
昨天——又有营养，又好吃——新生活集体农庄的 报道——适于百岁老人采的蘑菇——冬前播种—— 集体农庄的植树周	
城市新闻·····	91
在动物园里——没有螺旋桨的飞机——快去看野鸭 ——鳗鱼的最后一次旅行	
打猎·····	95
秋猎——地下的搏斗	
打靶场：第八次竞赛·····	105
广告：“神眼”称号竞赛·····	107
9. 冬客临门月（秋季第三月）·····	110
一年，——分作十二个月的太阳诗篇·····	111
林中大事记·····	112
莫名其妙的现象——森林里从来也不是死气沉沉的 ——飞花——北方飞来的鸟儿——东方飞来的鸟儿 ——该睡觉了——摘自少年自然科学家的日记：最 后的飞行——貂追松鼠——兔子的诡计——不速之 客——隐身鸟——啄木鸟的打铁场——去问问熊 ——按照严格的计划	

集体农庄生活.....	125
咱们的心眼比它们多	
集体农庄新闻.....	126
吊在细丝上的房子——棕黑色的狐狸——在温室里	
——用不着盖厚被——助手	
城市新闻.....	129
华西里岛区的乌鸦和寒鸦——侦察员——小屋——	
陷阱饭厅	
打猎.....	133
猎灰鼠——带斧头打猎——猎貂——白天和黑夜	
打靶场：第九次竞赛.....	144
广告：“神眼”称号竞赛.....	146
打靶场答案.....	149
“神眼”竞赛的答案和解释.....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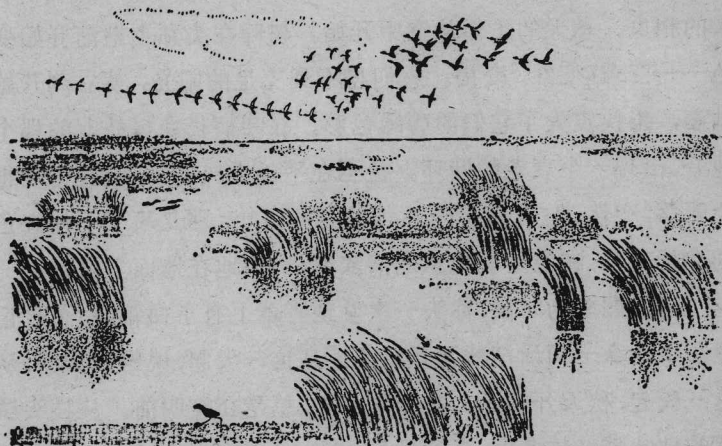
森 林 报

7

候鸟离乡月
秋季第一月

九月廿一日到十月廿日

太阳进入天秤宫



目 录

一年——太阳诗篇：九月
森林里拍来的第一个电报
别离歌——摘自少年自然科学家的
日记：玻璃般的早晨

林中大事记

游泳旅行——林中大汉的战斗——
最后一批浆果——各路齐飞——它们
在等待帮手——秋天的蘑菇

森林里拍来的第二个电报

城市新闻

野蛮的袭击——黑夜里的骚扰

森林里拍来的第三个电报
山鼠——把蘑菇都忘了——喜鹊
——躲的躲，藏的藏——候鸟飞往越
冬地去了……

林中大战
集体农庄生活
打 猎
东 南 西 北

打靶场：第七次竞赛
广告：“神眼”称号竞赛
第六次测验题

一年，——分作十二个月的太阳诗篇

九月——终日愁眉不展，爱哭号。天空里乌云越来越密集；风越来越爱号叫。秋季第一月开始了。

秋天跟春天一样，有它自己的一份工作时间表，不过，和春天的相反，秋天的工作从空中开始。树叶在头顶上渐渐开始变色——变黄，变红，变褐。它们得不到充足的阳光，就立刻开始枯萎，很快丧失了它们的碧绿色彩。在叶柄长在树枝上的那个地方，出现一个衰老的圆环。甚至在平静无风的日子，树叶也会飘落：突然，这儿落下一片黄色的桦树叶，那儿落下一片红色的白杨树叶，在空中轻飘飘地荡漾着，悄悄地在地面上滑过。

清晨醒来的时候，你头一次发现青草上有了白霜，你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话：“秋天开始了！”从这一天起，说得确切些，从这一夜起，秋天开始了。头一次下霜，总是在黎明前。从枝头飘落的枯叶越来越多了，直到最后，刮起专摘树叶的西风，把森林全套的华丽夏装席卷而去。

雨燕消失了踪迹。家燕和在我们这一带过夏的其他候鸟，都在集合成群，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陆续出发，飞上遥远的旅程。空中越来越空旷。水越变越凉——人已经不想到河里去洗澡了……

可是，突然，仿佛专为纪念那火热的夏季似的——天气又回暖了。一连几天，都是温暖干燥、晴朗无风。一根根长长的细蜘蛛丝，在宁静的空中飞飘着，泛着银光……田里清新可喜的新

绿，也在欣愉地闪耀。

“夏老婆子来了！”村子里的人笑容满面地说。他们欢欢喜喜地欣赏着生气蓬勃的秋播作物。

森林里的居民们在作漫长冬季前的准备。未来的生命都安全地躲藏起来了，把自己裹扎得严严实实的，暖暖和和的——对那些生命的一切关怀照顾，都中止了，一直要到明年春天。

只有兔妈妈们怎么也安不下心，它们还不承认夏天过去了，又生下了小兔儿！这一批就是所谓“落叶兔”。这时长出了柄很细的食用蕈。夏季过去了。

候鸟离乡月来到了。

又象春天一样，从森林里给我们编辑部拍来了一封封的电报：时时有新闻，天天有大事。又象在候鸟回乡月时那样，鸟儿开始大搬家——这一回是从北方往南方搬。

秋天就这样开始了。



森林里拍来的第一个电报

那些身穿五彩斑斓的华丽服装的鸣禽都不见了。我们没看见它们出发的情况，因为它们是半夜里飞走的。

许多鸟儿宁愿在夜里飞行，因为这样安全些。游隼、老鹰和其他猛禽，从森林里飞了出来，正在半路上伺候着！在

黑暗里，这些猛禽是不会去袭击它们的，候鸟却能认清通往南方去的航路。

一群群的水禽——野鸭、潜鸭、大雁、鹈等等——在海上长途飞行路线上出现了。这些有翅膀的旅客在春天歇过脚的地方歇脚。

森林里的树叶在发黄。兔妈妈又生了六只小兔儿。这是今年最后一窠小兔儿。我们管它们叫落叶兔。

在海湾内的淤泥岸上，不知道是谁，每天夜里印上了一些小十字。这些小十字和小点子，布满在淤泥上面。我们在这小海湾的岸上，搭了一个小棚子，想暗中看个明白：是谁在那儿淘气。

别 离 歌

白桦树上的叶子，已经稀疏得多了。被主人们丢弃了很久的小房子——椋鸟窠，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孤零零地晃来晃去。

不知怎么回事，忽然飞来两只椋鸟。雌椋鸟钻进窠里，象煞有介事地忙碌了起来。雄椋鸟落在枝头，呆了一会儿，向四面望了望……然后唱起歌来！声音挺小，好象唱给自己听似的。

雄椋鸟的歌儿唱完了。雌椋鸟从窠里飞出来，急急忙忙向鸟群飞去。雄椋鸟也跟在它后面飞了过去。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们要上远道了。

今年夏天，它们在这所小房子里孵出了小鸟，现在它们是来跟这小房子告别的。

它们是不会忘记这所小房子的，明年春天还要回到这里

来住。

摘自少年自然科学家的日记：

玻璃般的早晨

九月十五日。秋老虎的天气。我象平常一样，一清早就到花园里去。

我走到外面一看，天空高高的，没有一丝云彩。空气有点儿凉，乔木、灌木和青草间，挂满了银色的细蜘蛛网。纤细的蜘蛛丝上布满了珍珠般的小露珠。每顶蜘蛛网当中，有一只小蜘蛛。

一只小蜘蛛在两棵小云杉的树枝间，张了一面银色的网。这网被寒露衬托着，好象玻璃做的似的，好象一碰就会叮叮当当碎掉似的。蜘蛛缩成个很小的小球，死僵僵的，动也不动。苍蝇还没飞出来，所以它正好睡觉。也说不定它冻僵了，冻死了吧？

我用小手指头当心地碰了一下小蜘蛛。

小蜘蛛没有抵抗，竟象一粒没有生命的小石子似的掉在地上了。我看见它刚落在地上的草里，就马上跳起来，拔脚飞奔开去，藏了起来。

好一个骗人精！

不知道它还会不会回到这面网上来？它还能找到这面网吗？还是将另外织一面新的蜘蛛网呢？织一面蜘蛛网，它得花多少劳动呀！——得奔前奔后、来来回回跑多少趟，打结子、绕圈子。得花费多少心血呀！

小露珠在纤细的小草梢上抖动着，好象长长的眼睫毛上的

泪珠一样。它们闪烁着，发出星火般的光辉。它们散发着喜悦。

路旁最后几朵小野菊花，搭拉着它们那花瓣做的裙子，等待着太阳把它们晒暖。

在微冷的、纯净的、仿佛是易碎的玻璃般的空气中，不论是五色缤纷的树叶，还是被露水和蜘蛛网染成了银色的青草，或是夏天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极蓝的小河，都是那样的漂亮、华丽，令人快活。我所能找到的最难看的东西，是一棵冠毛粘在一起的、残缺了一半的、湿淋淋的蒲公英。还有一只毛茸茸的灰蛾，它的脑袋七零八碎，大概是被鸟儿啄的。回想今年夏天，蒲公英的头上，曾经戴过成千成万顶小降落伞呢！那时它显得多么的神气！灰蛾呢，也曾经是毛蓬蓬的，脑袋是光溜溜的、干干的！

我很可怜它们，就把灰蛾放在蒲公英上，把它们拿在手里握了很久，让已升到森林上空的太阳晒到它们。灰蛾和蒲公英都是冷冰冰、湿漉漉的，只剩下一丝活气；后来它们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了。蒲公英头上粘在一起的小降落伞干了，变得轻飘飘的、白色的，并且升了起来；灰蛾的翅膀从内部恢复了活力，变成毛蓬蓬的、青烟色的。这两个可怜的、残废的丑家伙也变美了。

一只黑琴鸡在森林附近叽哩咕噜地嘟哝着。

我向灌木丛走去，想从灌木丛后偷偷走到它身边，看看当它在秋天回忆起春天那些游戏时，怎样悄悄地喃喃自语和“啾弗，啾弗”地叫唤。

可我刚走到灌木丛前，那黑鸟就扑噜噜一声响，几乎是从我的脚下飞了起来，声音响得使我打了个哆嗦。

原来它就在我旁边。我还以为它离我很远呢！

这时候，远远地传来了一阵吹喇叭似的鹤鸣声——一群鹤在森林上空飞了过去。

它们离开我们了……

森林通讯员 维里卡

林中大事记



游泳旅行

垂死的草儿在草地上无精打采地低着头。

有名的飞毛腿——秧鸡，已踏上了遥远的旅途。

矶鳉和潜鸭出现在海上长途飞行线上。它们潜到水里去捉鱼，很少用翅膀飞。它们就那么游着，游着，游过湖泊和水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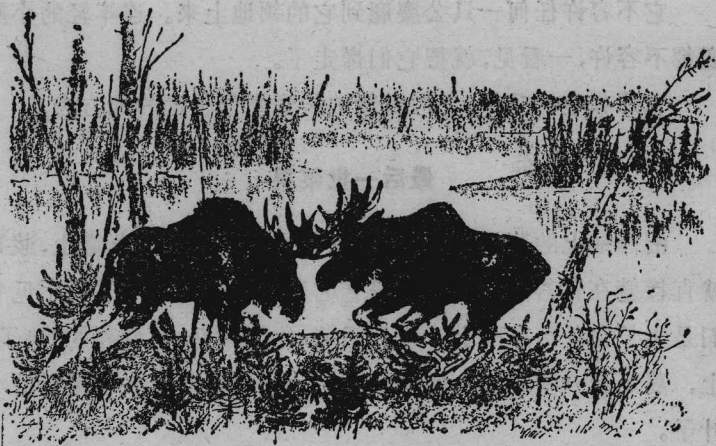
它们甚至用不着象野鸭那样、还得先在水面上微抬起身子，然后再猛然往水里钻。它们的身子灵巧透了，只要把头一低，再用桨一般的脚蹼使劲一划，就钻到深水里去了。矶鳉和潜鸭在水底象在家里一样。没有一种猛禽能够在水下追踪它们。它们游得快极了，甚至能够追上鱼。

至于它们飞的本领，那比起飞得快的猛禽来，可差得远了。它们何必冒险飞到空中去呢？只要是可以游泳的地方，它们就利用游泳来长途旅行。

林中大汉的战斗

傍晚，森林里发出喑哑的短吼声。林中大汉——有犄角的大公麋鹿——从密林里走出来。它们用喑哑的吼声向敌手挑战，那声音仿佛是从内脏里发出来的。

战士们在空地上相遇。它们用蹄子刨着地，威风凛凛地摇晃着笨重的犄角。它们的眼睛里满布血丝，它们彼此猛扑，低下



有大犄角的头，犄角带着劈裂声和戛戛声相撞，钩在一起。它们用巨大身躯的全部重量猛撞对方，拚命想扭断对方的脖子。

它们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又冲上去战斗，一下子把前身弯到地，一下子又用后腿立起来，用犄角猛撞着。

笨大的犄角一相撞，森林里就轰传着咕咚咕咚的声音。有人把公麋鹿叫作犁角兽，这是有道理的：它们的犄角又宽又大，象犁似的。

战败的公麋鹿，有的慌慌张张从战场上逃走；有的受到可怕的大犄角的致命冲撞，撞断了脖子，流着鲜血，倒在地上。战胜的公麋鹿，就用锋利的蹄子把它踢死。

于是，强烈的吼声又震动了森林，犁角兽吹起胜利的“号角”。

在森林深处，一只没有犄角的母麋鹿在等待着它。胜利的公麋鹿成了这一带地方的主人。

它不容许任何一只公麋鹿到它的领地上来。连年轻的小麋鹿都不容许，一看见，就把它撵走了。

它那嘶哑的吼声，象打雷般地传到周围很远的地方去。

最后一批浆果

沼泽地上的蔓越橘成熟了。它们生长在泥炭的草墩上，浆果就直接躺在青苔上。浆果隔得老远就可以看见，可是看不见它们是生长在什么东西上。凑到跟前，才能看见，在青苔的“垫子”上，蔓延着一些和绒一样细的茎。茎两旁生着一些硬挺挺的小叶子。

这就是整个一棵小灌木。

尼·巴甫洛娃

各路齐飞

每天夜里，都有一批有翅膀的旅客出发上路。它们从容不迫地慢慢飞着，停歇的时间很长——跟春天那时可不一样了。看来它们是不愿意离开故乡呢！

飞走的次序跟飞来时恰好相反：色彩鲜艳的、花花绿绿的鸟儿先飞走；春天最先飞来的那些燕雀、百灵、鸥鸟最后飞走。有许多鸟，是年轻的先飞。燕雀是雌的比雄的先飞走。比较强壮有力的、吃得起苦的鸟儿，停留得久一些。

大多数鸟儿直接向南方飞——飞往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飞往地中海、非洲。有些鸟儿向东方飞：经过乌拉尔、经过西伯利亚，飞到印度去；有的甚至飞到美国去。几千公里的路程，在